

□吴瑞芳

青州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拥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建筑，表海楼就是其中一座地标性建筑。

表海楼，又名表海亭，原址在南阳城与东阳城之间的南阳河北岸、东阳城城墙上。名字来源于《左传》“世胙太师，以表东海”，为纪念姜太公治齐之功而修建，具体创建年代不详。据地方志记载，宋代最为兴盛，为当时全国名楼之一，与黄鹤楼、岳阳楼、鹳雀楼齐名。无论是文人墨客、达官贵人，还是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，都喜欢登楼望远，一览全城美景，许多名人还留下了不朽诗篇。

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闻名天下的范仲淹知青州时，多次登临表海楼，并挥毫写下“一带林峦秀复奇，每来凭槛即开眉。好山深会诗人意，留得夕阳无限时”的佳句，描绘出表海楼周围秀美的山峦景色和诗人登楼远眺时的愉悦心情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《和人登表海亭》中写道：“花时千圃堆红锦，雪昼双城迭白波”，充分说明当时东阳城和南阳城最高的建筑就是表海楼。欧阳修、富弼等也数次登临表海楼，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千古佳句。宋代末年，凝聚了无数人情感的表海楼毁于战火，仅存古台。明成化年间，知府李昂移建于北关西侧，明末清初，再次遭劫，原遗址踪迹难以寻觅。



2014年表海楼迎来重生的春天。新址位于南阳河北岸，紧邻偕园，为宋代仿古阁楼式建筑。总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，建筑层数内部加台基五层，外观三层，高37.9米。整体外立面采用金属仿古斗拱、瓦当等构件装饰，屋脊、檐角有走兽，重檐舒翼，歇山式十字脊顶，紫红色廊柱，门窗和汉白玉栏杆交相辉映，庄重古朴中透着高贵典雅，端庄大气，韵味十足。

表海楼四周绿树环绕，鸟语花香。春有繁花似锦，夏来凉风习

习，秋至硕果累累，冬日雪景如画，一年四季，各有其美，一天到晚，游人不断。最美的莫过于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表海楼前的玉兰花、迎春花、连翘花、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樱花……竞相怒放，流淌成一片花的海洋。慕名来赏花的人络绎不绝，早起锻炼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楼前宽阔的广场上，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中，一个个青春的身影整齐跃动，一张张飞扬的笑脸绽放着时代的光辉。年轻人健身结束刚走，中老年人纷纷登场，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声中，

一个个优雅的女子袅娜登场，一声声醉人心扉的京胡声将人拉回那年那月的旧时光。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来了，他们拖着长长的风箏线，尽情地跑着跳着闹着，表海楼顿时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

站在高高的表海楼上，河岸的风轻柔地拂过面颊，心境顿时变得舒畅无比。放眼望去，波光粼粼的南阳河上，柳丝的倒影如舒展腰肢的仙子尽情舞蹈，成群的白鹭有的在水面玩耍嬉戏，有的在空中展翅翻飞，不甘落后的野

鸭也施展轻功，遽然飞起，撞碎满河的白云。一艘艘游船缓缓驶过，划开一道道细腻的波纹，荡漾出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顺着水流的方向东望，不远处的万年桥坚固安然地守护在原处，六个龙首长鬣水兽依旧雄踞桥墩迎水面，桥栏杆上的《二十四孝图》浮雕清晰可见，柱端形态各异的狮子面目逼真，栩栩如生，端庄典雅的宝瓶纹理细腻、线条流畅，仿佛都在诉说着近千年的故事。万年桥是我国第一座木结构虹桥，张择端所绘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虹桥，即以它为蓝本。张择端生长在青州，万年桥是他进京必经的地方，当他对着万年桥上下左右观察，日日夜夜苦思冥想时，早已把表海楼的影子融进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亭台楼阁中。

表海楼西侧，与万年桥凝神对望的衡王桥上车水马路，一派繁荣，它已接过万年桥的接力棒，成为南北交通的主力之一。沿着衡王桥下的南阳河溯流而上，就可以到达为纪念范仲淹修建的范公亭，“误入藕花深处”的李清照的纪念馆。

表海楼正南方，原来可以远眺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尽情欣赏青州古八景中的“云门仙境”“驼铃千寻”“劈峰夕照”等胜景，而今只能在重重高楼间隐约寻觅。

清越悠扬的古琴声中，一群汉服女子翩跹起舞，曼妙的舞姿带着人们穿越时空，回到过往。

小院枝头冬枣香

□周东升

不到沾化，你绝对感受不到扑面而来的冬枣文化气息；不进农家，你根本体会不到“房前屋后，三棵枣树”的独特景致。沾化冬枣独一无二的品质，赢得了“天上八月蟠桃美，人间九月冬枣香”的美誉。

有一年金秋时节，笔者到沾化公干。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，在一处古朴、雅致的农家小院里，围坐在一棵缀满玛瑙般冬枣的老枣树下，浓浓的枣香氤氲着。一位儒雅的老人，一边请客人品尝着酥脆的冬枣，一边娓娓讲述着沾化冬枣悠久的历史、独特的地理优势，以及枣花飘香、果满枝头的醉人景色。

老人告诉我，这里的百姓自古就有种植冬枣的传统，因而民间流传着“先有冬枣树，后有沾化县”之说。历经几百年的经验累积，成熟后的沾化冬枣色泽艳丽，有点红、片红、全红之分。

每年6月，家家户户枣花盛开，芬芳醉人。青翠碧绿的枣叶间，米粒般大小的枣花开满枝头，一朵朵、一簇簇，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，有一种嫩黄的朦胧，有一层乳白的素洁，还有一抹青葱的淡雅。一时间，棵棵枣树披金涌翠，大街小巷香甜弥漫。若是赶上微风细雨的日子，站在枣树下，那雨也变得甜丝丝的，可谓“浓浓枣花香，沁人心脾长”。成群结队的蜜蜂，“嗡嗡”地穿梭在低空中，构成了一幅枣花飘香、人勤蜂忙的乡村画卷……老人诗情画意的描述令我心驰神

往。

有道是：“早知沾化冬枣美，何须策马传荔枝。”冬枣的色彩由翠绿渐变为鹅黄的时候，沾化也便有了秋天的味道；若是再泼洒上一抹赭色的红，也就迎来了采摘的季节。清爽的秋风中，艳阳的加持下，乒乓球般大小的枣儿先是星星的点红，继而晕染为片红，再到泛着亮光的全红。家家户户呈现出一派玛瑙缀满庭院树、树上树下采摘忙的丰收场景。沾化的秋天，处处枣香醉人……听着老人绘声绘色的讲述，我禁不住抬头望了一眼院中那几棵果实累累的冬枣树，不难想象到，生活在这物华天宝的黄河岸边，日子过得有多甜。

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同样的道理，一方水土育一种果。沾化之所以能够让冬枣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果实，这完全得益于黄河的恩赐，老人难掩悦色地说，这里地处黄河三角洲，属黄河冲击平原，富含有机质，土壤肥沃，疏松透气，涵养适宜，加之地势西南高、东北低，光照充足，气候独特，是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这片土地上栽种别的树木都不适合，连最泼辣的白蜡树也生长不好，可偏偏对冬枣情有独钟，而且只有沾化能种这个树结这种果，别的地方要么光长树不结果，要么结出果子也不好吃……

近二十年过去了，那位和善的老人是否依然安康？那家小院的冬枣是否依然茂盛？

（本文作者任职于中共宁阳县委党史研究中心）

□张伟超

每当忆起年少时追逐远山的情景，记忆总定格在那辆离乡的长途汽车上。暮色中回首，苍青色的群峰正一寸寸沉入地平线，像被暮色吞噬的巨兽脊背。那时我不懂，生命里每座山都会脚步丈量前，镌刻为记忆的倒影。

十三岁那年，我常奔跑于麦田之中。金黄麦浪里藏着无数道隆起的土坡，每翻过一道，总期待地平线外涌出新的风景。某个暮春的黄昏，当我跃过那道爬满荆丛的土坡时，猝不及防撞见了真正的群山。

夕阳为山体镀上黄铜色光泽，岩壁如斧凿般陡立，山腰处散落着几簇倔强的青松，却愈发显出整座山的冷峻。已记不清为何要向着它狂奔，只记得草屑沾满裤脚，肺叶灼痛后的颓然跌坐。那段永远无法缩短的距离，成了我生命最初的遗憾刻度。

沧海桑田，时过境迁。待我二十三岁毕业后重归故里，早已忘却那座山的方位。幸得挚友引路，方知那是浮山，终于得以触摸到山岩的温度。山中满坡的松针在风中沙沙作响，未开发的山径如断线珠串时隐时现，刺藤勾住衣角，青苔在石阶上布下陷阱。



最险处需手脚并用贴着岩壁挪移，山风掠过耳际时，身后传来挚友的喊声：“过命的交情！”当我们终于立足于山巅，那从年少时便绵延着地对山顶的期待，却在云海渐渐稀释，最终坍塌成手机定位里一个苍白的坐标。唯有与挚友相携的暖意，仍在记忆中绵绵。

真正读懂山的语言，是在三十三岁，积雪初融时，循着挚友的推荐，顺着崂山的山路独行。转过山坳，巨岩如屏风截断去路。正欲折返，忽见岩隙斜逸出一株野柿树，金红的果实悬在苍黑石壁上，如凝固的火焰般夺目。相

机的快门声惊飞了枝头打盹儿的山雀，扑棱棱的振翅声撞碎满谷寂静。那个未能登顶的午后，却让相机的存储卡，亮起了红灯。

翻阅《徐霞客游记》时，总在墨痕深处瞥见未走完的旅程。古人说“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”，或许真正的山色不在海拔的计量表上，而在攀登时衣袖沾染的松香里。就像那年深秋在青山渔村，忽有云雾漫卷，在山谷间缭绕成海，将半山青松与黛瓦飞檐，逐渐晕成水墨洇染的留白。曾经在麦田里追逐山影的少年在此刻突然惊醒——原来真正的美好不在丈量海拔的瞬间，而是在行至半途的某个转角？

加班的深夜，办公室落地窗外霓虹如海。忽念起少年时追逐的那座山，此刻应正披着月光酣眠。电脑屏幕上折射的霓虹潮涨潮落，我摩挲着夹在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松针，突然彻悟：那些未抵达的，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生命图景。

原来，人与山的对话，不在登顶时浮云过眼的虚妄，而在并肩踩碎晨露的刹那，在野柿雀惊的瞬间，在某个平常的夜晚，突然读懂山的温柔——从不是征服峰顶，而是途中，那与万物共鸣的震颤。

（本文作者为青岛市作协会员）